



化裝演講稿

第五集

山東省立教育館出版



化裝演講稿第五集

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出版

12. 3. 1933.

化裝講演稿

第六集目錄預告

中華民族的祖母

折梧

賠錢貨

紫魚

賺錢貨

文子

四大陷阱

級宸

亡國慘

文子

北國一朵花

折梧

法律以上

折梧

最后一課

折梧

學 校 戲 劇 概 論

介紹一部內容豐富之

▲閻折梧著▼

▲目

- (一) 學校劇的意義
- (二) 學校劇的社團組織
- (三) 學校劇的劇本
- (四) 學校劇的演員
- (五) 學校劇的排演
- (六) 學校劇的劇場
- (七) 學校劇的舞台

▲錄

▲定價三角▼

- (八) 學校劇的佈景
- (九) 學校劇的光影
- (十) 學校劇的色彩
- (十一) 學校劇的化妝
- (十二) 學校劇的服裝
- (十三) 學校劇的道具
- (十四) 學校劇與兒童劇

代售處：濟南東方書店

勘誤表

頁 八 九 十 十一 十四 十七 十七 廿一 二二 四三 四六

行 六 五 九 十 十五 十 九 二 七 六 七

誤

「煩」

「！看」

「話」

「拆」

「分普十」

「橙」

「坑」

「者」

「甚」

「頸」

「要」

正

「麻煩」

「好！看」

「說」

「(拆)」

「十分普」

「橙」

「炕」

「着」

「甚麼」

「頭」

「要」

四七 五二 五二 五二 五二 五七 五四 五二 七四 七六

末 五 五 五 十 末 十 九 十 八 四

〔爲〕

〔如〕

〔赴〕

〔趕〕

〔進〕

〔追〕

改爲（老翁呻吟，約翰老楊上）

〔二人下〕

〔二人下〕

〔任〕

〔在〕

〔千，〕

〔，千〕

〔的，咱〕

〔咱的，〕

〔待〕

〔侍〕

〔蓄〕

〔畜〕

第四行應接第三行下

一〇九	一〇七	一〇三	一〇三	一〇一	一〇〇	一〇〇	九八	九一	九〇	八七	八四	八二
末	六	九	九	十	六	一二	末	末	末	二	六	二
〔容〕	〔要〕	兩「厶」字	〔似地馬〕	〔跳舞〕	〔晤〕	〔姐〕	〔個〕	〔纔〕	〔爲麼〕	〔人〕	〔幕〕	〔侍〕
〔容〕	〔要〕	全改爲厶	〔馬似地〕	〔舞跳〕	〔晤〕	〔女〕	〔夠〕	〔繞〕	〔爲甚麼〕	〔大〕	〔幕〕	〔侍〕

二 二
二九 八六
八六 八六
八六

一 二 三
八 二 四 八 九 末

時」地「人下均須空一格

「幕」

「幕」

「富翁」

「翁」

「客」字應與「父」字齊

「三女」應另行與「二女」平列

女僕 孀另行與「二女」平列

「」

衍

本館已出版之

化裝講演稿

第一二集目錄

◎第一集(愛國集)

- 一·萬寶山 七·刀
- 二·韓人排華 八·奸商誤國
- 三·良心救國 九·嫩江橋畔
- 四·團結禦侮 十·看你橫行到幾時
- 五·覺悟 十一·旅長的婚禮
- 六·瀋陽血 十二·逃兵

◎第二集(社會集)

- 一·睜眼睛子 七·水災
- 二·治療室 八·真假道德
- 三·太陽的誕生 九·闊人的慈善
- 四·以訛傳訛 十·信仰的原動力
- 五·懶人的希望 十一·兩面人
- 六·東關私塾 十二·前倨後恭

本館已出版之

化裝講演稿

第三四集目錄

●第三集(社會集)

- 一·奶奶的主張
- 二·沖喜
- 三·良心
- 四·不如忍氣
- 五·酒肉朋友
- 六·上了不識字的當
- 七·殺敵之孝

●第四集(社會集)

- 一·誰的責任
- 二·一走了之
- 三·共赴回難
- 四·還我河山
- 五·唐將軍
- 六·自衛
- 七·我們的時候到了

目錄

1. 看誰用着誰……………一
2. 不識字的苦……………一六
3. 快樂之鄉……………二七
4. 歲歲平安……………三九
5. 春天的冰……………四九
6. 南轅北轍……………五八
7. 誰的過錯……………七五
8. 三姊妹……………八五

看誰用着誰

(折梧)

這篇稿子內容在寫大多數人不識字的時候與大多數人識字以後兩種環境的對照，而同時以一個代表封建的迷信的兼以認識字而榨取不識字的大眾底拆字先生為對照的中心；以演出一種趣劇。此稿曾於去年十月十四五六三日第一次上演於民衆電影院，又去秋於魯東各縣巡迴講演時亦演過多次。

▲ 時現代

▲ 地鄉村

▲ 人拆字先生 打扮得腐舊不堪的模樣

老婦、壯夫、老者、少年、富翁、以上五人皆鄉村裝束

第一場

▲ 景——市街曠場。一個拆字先生擺着拆字攤滿掛紙牌：「相命打卦」「代寫春聯」「代寫家信」「代看報紙」「代寫文書」……。

▲ 幕開——老婦上。拆字先生端坐攤桌，正在抽菸。

先生（自語）唔！天有定形，人有定相，人有不同的相貌，才有不同的命運，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飯睡覺一舉一動都有相——所以說一個人終身的富貴貧賤，子孫的多少，都可以從相上斷定。

老婦 先生，請你老替我相相命，看我幾時才能抱孫子？

先生（要理不要理地，把菸抽完才問）相命嗎？

老婦 是的。

先生 今年你老高壽多大啦？

老婦 四十八歲。

先生 幾個兒子？

老婦 一個！

先生 唔，媳婦娶了嗎？

老婦 (笑)自然囉，沒娶媳婦那能就問孫子？

先生 唔，媳婦今年多大歲數，娶了幾年？

老婦 二十五歲，娶了三年！

先生 唔，你兒子今年多大？

老婦 二十八。

先生 唔，(支頤細思，凝神相面，半響開口。)相面不留情，留情不相面，我可不會奉承，要是說的不對你的心事了，老太太，你可不要見怪！唔！

老 婦

先生請說！

先 生

照你太太的相看，上廷還好。相書有云：「上起髮根，下止于眉，是爲上廷，上廷廣寬，太陽太陰二穴平正，是爲天廷飽滿」，這樣的主貴主壽，父母運佳。（向太太），老太太上廷很好，主貴主壽，你的父母運很不壞呀！是不是？再看你的中廷，相書有云：「上起于眉，下止于準頭，是爲中廷。準頭端正，山根不斷，是爲得當。」這樣的揚名顯世主本身的中年運好，子運興望；可是老太太的中廷有些不得當，恐怕子運不甚好；不過還能對付……要是再看你太太的下廷 太太，我說了你别見怪，你的下廷，和上廷中廷太不相稱了！所以我要說你的老年是不好，孫子的運恐怕薄一點兒……不過在你晚年，總可以有個孫子送終就是了。

老 婦

（皺着眉頭，滿腹悲痛，但還希望着）先生這些話你可能担保嗎？

先 生

天能担保，我却不能担保，因爲我是替天行道！

老婦 謝謝！（不願意，丟了三個大子，轉身想走，此時已來了一個壯夫，拿着春聯，站在一旁。）

先生 喂，別走呵，怎麼三個大子？

老婦 （回頭）怎麼？

先生 我這裏相面每位六個大子。

老婦 那裏！上月李大娘來拆字，不給的三個大子麼？

先生 上月？是的。可是上月是上月的事，本月初一就加價啦！

老婦 哎喲，給你說了一頓壞話，又不能担保，還要爭價錢呢！算了吧！留留

下回生意！

先生 照命論斷，公正無私！我沒請你來照顧我！來就概不二價！下次生意？

噫！（抽菸）我不想，可是看吧，看誰用着誰！

（壯夫把春聯紙拿上，拆字先生看着老婦。老婦只好又給三個大子而去。）

壯夫 先生，請你先生代寫一付門對。

先生

好的，明天晚上來取，先給筆資！「物華天寶日」「人傑地靈時」十個大字，每字一分。共計大洋一角。

壯夫

先生：寫副春聯要這些錢？好啦，看在左右鄰居的面上，做個人情，這裏有十個大子，請先生買幾文烟抽抽吧！

先生

那不行，個個做人情，咱們還沒飯吃呢，不然，你就自己去寫，我也不想發你的財！（揮紙一邊）

壯夫

（重拾起紙）先生，識字的人對不識字的人應該有些幫助才是道理；待人也應該客氣一點，留留下回生意！

先生

哼，下回生意？我不想，可是看吧，看誰用着誰！

（壯夫沒法，只好照價給錢而去。這時又來一個老者）。

老者

先生，我家孫子前天忽然不見了，我兒媳婦急的要死，聽得鎮上人說，昨天報上有一段消息，說是一個小孩在河裏淹死了，不知可是我孫子嗎？可惜我不認識字，請先生替我看看！（遞報）

先生 (不理，在忙寫文，繼而說)那來功夫？沒有那樣便宜的事！

老者 先生，麻煩你，請你看看吧！

先生 可以，可以，代看報紙，照例是三個大子。

老者 哎喲，(摸袋)先生，我身上沒帶錢，明天給你吧！

先生 對不起，我這裏是概不記賬！(又抽菸不理。)

老者 先生，君子要救人之急，不可乘人之危，認識幾個字何必就這樣欺負人呢？

先生 麻煩死了，沒功夫和你說廢話！你不給錢，我不看報，看誰用着誰！(

這時早已有一個少年拿着信紙上，站在一邊，那人見老者事急可憐，便代給三個大子，於是拆字先生才代看一遍)。

少年 先生，我替他拿三個大子，請你替他看一看吧！

先生 (看後)曄，那是青島的事，關我們這裏鄉間屁事！不是你孫子，放心罷！(老者猶遲疑，此時那少年已遞上信紙，請代寫信。老者方下，可是

拆字先生又俯首作書)

少年

先生，請代寫一封信給我哥哥，有要緊的事！

先生

慢點，先把筆資五個大子放下。你且站在旁邊等一等，看我手中寫着狀子還沒完呢！（少年只好給了錢，站在一旁。此時忽然來了一位富翁，

豪氣很足。）

富翁

先生有一件事要煩你，我那兒買了一塊地，特來請先生去寫一張文書！

先生

可以，可以，不過請先付筆資大洋五元！

富翁

啊！（冷笑）五塊錢算得什麼？只要先生立刻就去！

先生

對不起，此刻不能就去，還要請你等一等！

富翁

先生何必把小氣擺在臉上！對人也該客氣些，也許先生有用着我的時候

！……我雖然少識兩個字，可是家道倒還有點！

先生

（蔑視貌）久仰久仰，財主老爺！不過你就是少認些字，對不起，老兄的家道也就放不到我的眼裏！說句放肆的話，廟宇雖小，用着菩薩爲大！

富翁

(怒)先生，擺甚麼臭架子？你不過比咱們多識些字罷了，其實肚皮裏也未見得怎樣精通！

先生

(陰笑)哈哈，何必生氣？肚皮裏也未見得精通？我就這樣臭架子，請你不要理我好了！哼，看誰用着誰！

富翁

(氣得發楞，半嚮，)！看誰用着誰！……你以為認識幾個字就來隨便欺負人並且騙人家的錢好讓你過活，我一定要用錢使得大家認識字使你過活不成！……好，一年後再會，看誰用着誰？(去)(將進場再看看拆字先生)

▲先生

(立起來閒逛着)好，看誰用着誰！

(幕下)

第一場

▲景

空前，只是已是一年後的時代了。那位拆字先生不像從前的豐滿與驕傲，顯出窮瘦而可憐的態度。在場徘徊，看看可有生意，只是杳無一人，望望嘆了一口氣，坐下。寫好「一律大減價」的橫條，壓在桌前，再坐下

，仍無一人照顧，繼而一老婦抱一小孩來，拆字先生見之，面似熟識，趨前奉問。

先生 老太太，你老人家可相相命吧？啊，好福相啊！（老婦抱孫向前，看看

拆字先生，一笑欲去。拆字先生攔住）

老婦 做甚麼？你攔路打劫麼？

先生 不敢不敢！太太可相個命吧？

老婦 哼，像我們這樣老苦命，還相甚麼？先生，你忘記了嗎？去年不是說過

我沒有抱孫子的福氣嗎？哦，你看，對不起，孫子今年已抱在懷裏了！

老實話，那些迷信的事，現今我們讀了民衆學校的書，聽了老師的話，知道破除了。放心罷，我決不會再白送錢給你用啦！……記得你去年還說「看誰用着誰」呢，好，現在看吧，到底看誰用着誰！

先生 太太，別聽那些洋教員瞎說罷！他們都是和我過不去的！你想，個個不來照顧我，我豈不是要餓死了嗎？

老婦

(陰笑)是的，可是那誰管得着呢？唉，還是看誰用着誰吧！(去)(拆字先生正回顧間，又來一壯夫，手持春聯紙上。以爲來了生意，趨前客氣

先生

一元初復始，萬象又更新，老兄您好！(壯夫不理，看看拆字先生欲行

先生

代寫春聯，一律大減價，一個大子兩個大子！

壯夫

(望望)誰要你代寫春聯？你去年不是對我說過：「下回生意我不想，可
是看吧，看誰用着誰」嗎？哼，咱們今年也認識字啦，買了紙正要回家
去自己寫，不敢勞駕了！哈哈，現在看吧，看誰用着誰！(去)

先生

拆字先生正回顧間，又見一老者拿着報紙上。急趨前問。)

老先生，可要代看報紙嗎？特別大減價，只要一個大子！

老者

謝謝，不必這樣客氣！

先生

應該應該！(想取報紙看)

老者 唉，慢點慢點！去年你不是說過：「你不給錢，我不看報，看誰用着誰

」的嗎？哼，我今天沒用着你呀！

先生 老先生，現在可不比從前了，舊事何必重題，我就先看報後拿錢吧！只要一個大子。

老者 對不起，現在我天天自己看報了，自從我在民衆學校讀了半年書以後，我就能自己看報了！並且我的孩子也在去年求你後的第五天就找到了，他現今也認得很多的字，不勞先生大駕了！……（欲去）

先生 老先生，請照顧我一筆生意吧！不瞞先生說，今天我還分文未進，午飯還沒吃呢！……：老先生，君子要救人之急，不可乘人之危……：

老者 （聽了好笑，不顧而去。只是說着）哈哈，是你說的！看誰用着誰！（去）

先生 先生，有甚麼可以幫助你的地方儘管吩咐我，可要代寫家信嗎？

少年 謝謝，我會寫了，看你這樣可憐，先給你五個大子，你且站在旁邊等一

等，等我從民衆學校上課回來再和你說話！

先生

是！是！（面有愧色），接過錢，躬謝不已，少年下。拆字先生方欲坐下

• 富翁上，拆字先生連忙周旋，可是富翁側目視之，要理不理的樣子

富翁

先生，何前倨而後恭呢？去年的威風那兒去了？哈哈，先生，現在我們可以看了，看誰用着誰呢？……現在你還過得那麼痛快嗎？……

先生

（心下有愧）老爺！別談起從前的事吧！現在和從前的情形大不相同了，請老爺原諒我從前的過錯，看顧我一點吧！我現今生意清淡得很，實在過不去了！不瞞老爺說，我所有的衣服都當淨了，以後還望老爺多多周

濟！

富翁

周濟？哼，你現在該明白了吧？你知道你從前對待人是多麼地驕傲？叫人家多麼地難堪？自從去年你給了我一個難堪以後，我才知道一個人要想不受人的氣，要想做一個不求人的人，非讀書識字不可，我發誓回家

把那買田地的一筆錢留下來辦民衆學校，到城上去請了幾位老師，和吳村長商量。勸本鄉各家老小一齊讀書識字，我借了鎮上兩處茶館，每天晚上開設民衆學校。大家因爲受了你們這一類人的氣不少，所以很踴躍的在晚上利用那閉暇功夫來拚命地讀書，聽老師講授，如此也不過一個年頭，大家也就能寫能讀了，雖然還沒有分普十遍，可是每家總有個把認識字的了！對不起！先生，現在看吧，究竟看誰用着誰！

先生
(啞然半響，轉爲哀憐。)先生，求求你，我知道從前的錯誤了，不必多責備我吧！

富翁
責備？也說不到！不過現在你該明白了吧？在大多數人不認識字的時候，你以爲你可以隨便擺臭架子，到了大多數人都識字的時候，你才知道識字也不過是人們平常應有的一種本事，大多數人自己把這種本事拋掉了，才受你們的欺負，老實講，像你這等人的這等行道，才真是社會上無用的東西呢！……唉，你現在該知道了，看誰用着誰？

先生

（嗚咽地求着）老爺，你罵得我好苦，可是句句都有道理！我從此明白了，決不再做這種社會上無用的人了。不過我此後怎能過活呢？

富翁

（想了一想）也罷，我也不是真個和你爲難，我也正應當感謝你，要不是你給我那個難堪，我也不知道認識字的用處，到現在不還是個無知無識的鄉下老嗎？那能像今天這樣地明達事理？是的，當初我是氣慙，現今却也以爲是當然的提倡了！……好吧，過去的話都不題了，你既然明白了，那麼，你就該丟了這無聊的行道買兩本新書看看，得到一點有用的知識，不愁沒飯吃，現在民衆學校裏還少人幫忙；雖然那裏的老師，盡義務的多，如果你教得下去，我可以請學校裏補助你一點。

先生

（正感激涕零，多承老爺慈悲，指點我一條生路，我決計改行了！拿有用的知識，尋正當的錢！我明白了，我現在真正明白了！不識字的罪過還小，識字的人欺負不識字的人罪過才真大呢！

富翁

好啦，一切過去的事不要提了，我們還是趕快向前面走去吧！（幕落）

不識字的苦

(小荻)

本稿內容在寫出不識字的人，在個人生活衣，食，住，行諸方面所受的痛苦。正和下面的「快樂之鄉」寫人人識字後的快樂的兩相對照。

在技巧上這兩個稿本是失敗的，不過爲着宣傳的目的，也就管不了那麼許多。

本稿曾於去年十月間出發魯東巡迴講演時上演過多次。

▲時 舊歲年底某日的下午。

▲地 北方的農夫之家。

▲人 農夫——壯年。

其妻——壯年。

其子——十三歲左右。

其女——十歲左右。

獵戶甲——壯漢。

獵戶乙——壯漢。

▲景 一個小自耕農的家，有土窗看見村道，屋內有一土炕，還有一張有抽屜的舊桌子

和長橙等物酌量放在適當的地點。

（幕開，妻坐牀前補衣，打了一個呵欠。這時女由內上。）

女 媽，時候可不早了，可以做晚飯吧？

妻 （停止補衣）等一會兒吧；您爸爸和您哥哥還沒回來呢。您先去把油燈添些兒油，

再拿些紙把燈揩乾淨吧！

女 爸爸和哥哥到那兒去啦？

妻 到城裏去啦！

女 去幹甚麼？（女取桌上油燈，開始做她加油的工作。）

妻 慫爸爸到城裡去是到糧行裏討小米賑去的，慫哥哥因為快過新年了，鬧着要新衣服穿，跟着慫爸爸進城買布去啦。

女 媽，慫們太偏心啦！爲什麼只給哥哥做衣服，不給我做呢？

妻 慫不是一件好衣服了嗎？還要甚麼呢？

女 噢，那衣裳袖子都破啦，媽太偏心了，只痛男孩子就不痛女孩子了！

妻 （帶笑）鬼丫頭！倒會淘氣呢！誰教慫不生做男孩子來？

女 （氣）男孩子有甚用處？哥哥今年倒十三歲了，還不勝我會做事呢！——連一個大字也不認識！

妻 不識認字有甚麼關係？好了，別吵嘴喇！等慫爸爸今天收了賬，教他明天替你買

去好啦！

女 自然啦！要這樣媽才算不偏心呢！（轉過頭來，把油加好，找紙揩燈不得。）媽！那兒有紙啊！

妻 （並沒抬頭，仍在縫着衣服只隨便說道。）拉開桌子的抽屜，那裏邊不是有很多的字紙嗎？

女 那些字紙可以擦燈用嗎？

妻 有甚麼不可以？反正是些廢紙吧了！

女 （拉開抽屜，取出一張摺得整齊的大紙，撕了一半來擦燈，留了一半擺在桌上；擦過的一半便拿起火柴把他連油帶紙地一齊燒去，女且動作且說話。）媽！爸爸和哥哥不是今天清早就到城裡去，何以到這時會還不回來呢？

妻 也許他們父子兩個收完了賬在城裏頑兒去了吧。

女 天不早了，快黑了，他們該回來啦！……（向土窗外看）媽，果真的，爸爸回來了！

妻 真的？（她靜待着，她女兒也痴望着外面等待着。有頃，一個壯年農夫進內，可是神氣頹喪，兩手空空地並沒帶着什麼回家。）

女（笑問）爸爸，您回來了？怎麼才回來呢，這麼晚？一定在城上買了好東西帶回家來了把？

（農夫嘆了一口氣，不理她，只靜靜地坐到櫈上來。）

妻 今天怎麼回來這樣晚？米錢收全了嗎？

農（頹喪地）別題了！題起米錢來真把人氣死呢！

妻 怎麼一回事？

農

妻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別老是嘆聲咳氣的啊！

農（還是頹喪地）我今天早晨進城，到晉康糧食行裡去，好容易等了半天，待那管賬的查查賬簿，拿出十塊錢來，這總算不差。可是再到豫昌糧行裏去收賬，他們那

些沒良心的……

妻 (接問) 怎麼啦？

農 (氣者訴說。) 我向他們要錢，他們便向我要前次的欠條看，我便把欠條遞給了那老闆，可是他便教管賬的拿出十塊錢給我，說是清賬。我很奇怪，他們不是欠咱五十塊錢嗎？前回拿了二十塊，不是還應該給咱三十塊錢才算清賬嗎？

妻 是的，您怎麼不拿欠條和他們講理呢？

農 啊！……欠條，這些可惡的東西！我問他們為什麼只給十塊錢就算結賬，他們說欠條上批着，上月二十號已付過四十塊錢……您想，這不是胡說嗎？我那次不是只拿回來二十塊錢嗎？

女 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呢！

妻 是的，我也還記得那二十塊錢的怎麼用的啦：買了十塊錢的木料，四塊錢的小豬，給了老王三塊錢的工錢，買了兩塊錢的油，還有一塊錢零用了半個月……這，他們能賴的麼？

農 賴不了？他們仗着識幾個字便欺負我們目不識丁的鄉下人啦！他說：「欠條上批

着的話，還能錯了麼？」我不相信，就和他們講理，說他們太不規矩！

妻 他們怎樣說呢？

農 呵，氣死我了！……他們說：「我們向來規矩得很，這樣大的店還欺負你嗎？有證據在這兒，您不相信可以問人去！」我想欠條那會錯呢，我便拉着老闆去找一個算掛的先生給看，他讀着那上面批的話，說是已經四十元了！那麼，那老闆還得不錯！

妻 這個算卦先生也許和老闆有甚關係吧？

農 是的，我也這樣想，我就接連跑了好幾家，問了許多人，都說憑據上批的是四十塊，老闆還得不錯！那麼，我真急得沒法，我只好認倒霉拿了這十塊錢回來！唉！……

妻 這些人真是壞良心的東西！您怎麼就答應他們呢？

農 唉，白紙上寫的黑字，有了憑據，還有甚麼辦法呢？……總算我不認識字的人
倒霉！

妻 算了！算了！可是錢總算拿到些了，小狗兒的衣料買了嗎？怎麼小狗兒沒和慳一塊回來呢？

農 啊，怪了，小狗兒早就回來啦！我在晉康糧行拿了錢，就和他去買了一丈四尺布料，讓他先回來了！怎麼還不見回家來呢？………哼！恐怕這個孩子又貪着頑兒去了！

妻 就是在城裡頑兒也不應當到這時候還不回來啊！

（此時農夫俯首氣甚，忽然抬頭，見對面桌上放有廢紙，不覺奇異起來，走向前去一看，大驚叫道。）

農 誰把這東西拿出來撕破的呀？那半張呢？（此時女及妻俱莫明過錯，妻仍在問農

）

妻 怎麼啦？那個不是沒用的字紙嗎？是巧雲拿出來擦燈的，那一半已經燒了！

農 （急得大跳）糟糕了，那是一張文書啊！毀了！毀了！該殺的！該殺的！……

（急得亂跳亂跑，女在一旁發抖，妻則趕忙扶農坐下。）

妻 死丫頭！我教你拿字紙，誰教恁把文書拿出來燒掉呢！

女 我不認識字啊！這可怪誰呢？

（女氣到一旁，農夫只急得嘆氣。此時場上空氣正在靜寂着，忽然外面有人聲「就在這兒」「就是這家」，繼有兩個獵戶抬着小狗兒上，農夫及妻女俱大驚，齊趨前一望，却是小狗兒，大家急忙把他安放到牀上。

妻 （急問。）怎麼啦？（阿狗呼痛不已）

農 狗兒，恁不是早就回來了嗎？你又到那兒去啦！

女 （見兩獵戶氣喘喘的樣子便問。）先生，我家哥哥怎麼傷得這樣了啊，

獵甲 我們正是來告訴恁家的！恁聽我說啊！

妻 先生，究竟我家孩子被誰打得這樣啊？

獵乙 誰還打他？是他自己找苦吃的！

獵甲 我們在崗的頂上設了一個狼坑，是捉狼用的。恐怕有人從那裡過，特別請我們莊上那位教書的先生在牆上寫了「下有狼坑行人止步」八個大字，所以有許多的人

知道了，就不從那兒走過。可是今天下晚我們到坑旁一看，陷了個大窟窿，我們還以為是捉住狼呢，那知揭開坑板，原來這就是這一個人，已經跌得昏在那兒，好容易把他從坑裏搭出來，慢慢地用水灌醒，他纔能開口說話。我們問了他許多話，最後才知道他是憇家的孩子，所以特地把他抬了來。

獵乙 好了，現今沒有我們的事了，我們要走啦！

農 (急問) 狗兒！憇怎麼會走到那條路上去呢？(狗兒只是噤着呼痛，不能回答。)

獵甲 這他已告訴過我們，他說甚麼和爸爸到城裡去買東西去的，因為回來晚了些，想走小道早點回家，便翻過這崗子，那裡知道反而吃了這麼大的苦！

妻 啊！憇們不是捉狼的，簡直是坑人的東西啊！

獵乙 好傢伙！他不怪他孩子不認識字，反倒怪起我們來了。好，我們不管他罷！走！走！(拖獵甲下。)

農 (此時他的心急碎了，急得要發狂了。) 啊！怎麼好！(狗兒此時不能支持了，呻吟着不久又昏過去了！妻和女全急着喊。)

妻女（哭）啊……啊……啊！不好了！

妻（哭）我的孩子啊！

女（哭）我的哥哥啊！

農（木立，半晌，作覺悟狀。）……啊！毀了！我們穿衣，吃飯，住房子，走路，全毀了！……啊！這統是吃了不識字的苦啊！（哭）……啊！

妻 吃了不識字的苦啊！

女 吃了不識字的苦啊！

（全家痛哭聲中幕急閉）

快樂之鄉

小荻

本稿是和「不識字的苦」相對的一篇東西，寫識字運動成功以後對於農民生活及生產諸方面的便利；同時寫述出力者，出錢者，及受教者。在識字運動成功以後的快樂。

本稿編製的技巧，是不免缺乏趣味性的；但是單純地爲講演而化裝，那麼，也就勉強可以上演了。

本稿曾於去年十月間在魯東各縣巡迴講演時上演過多次。

▲ 時 識字運動成功以後

▲ 地 一個新村

▲ 人 富翁

其子

吳老師

大老頭子

小八子

顧二奶奶

巧雲

農民
甲 乙

▲ 景 鄉村士紳人家之客堂

▲ 幕開 富翁正在看報，其子持請帖進來

子 這兒是村上送來的請帖，大家說明天務必請你賞光；因為他們請酒，一

富 翁

方面表示慶祝年成好，一方面表示感謝你老人家的大恩呢！

其實這算什麼大恩？又何需乎感謝？如今我能看到咱們全鄉裡人都識了字，也就夠快活的了！……回想起來，這三年，過起來真快，我雖然每年化去了幾百塊錢，但是把無味的應酬全都節省下來，家裡一切迷信的事體全革除掉，喝茶，喝酒，吸菸，打牌的錢也給留下，再併合從前給人家的一些不澈底的慈善捐，全移來開辦這些民衆學校，於我日常生活並沒感到甚麼困難！這是惠而不費的事，那能稱得起施恩於人呢？說起來還是吳老師最辛苦！

子

是的，我現在也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樂，我看了大家識了字，就彷彿才減輕了我的責任似的！可是鄉下老百姓真好，他們受了人家些微的恩德，是永遠在感激不忘的！

翁

這却是從經驗中得來的證明！不過我們所做到的還沒有達到我們理想的一半兒，如今這兒鄉間自治，自衛等等的�事件還待進行呢！（小學教員

吳老師上)啊，吳老師來了！(向前握手，讓坐。)吳老師真是鄉下老百姓的救星。

那裡的話。鄉間老百姓能有今日，完全是涓翁的大力，假使沒有涓翁毅然決然地肯拿出錢來，我們也都是有心而無力啊！

好了，大家也不必客氣了！本來我們就有幫助那些不識字的同胞的責任。有錢的該出錢，有力的該出力，不過如今我們的希望全能做到了，才真是快樂啊！

(小八子，一個少年農夫，揹着一蔴袋子的改良農產品像白菜，葱，蘿蔔之類，緩步而上)

老先生，小先生，吳老師也在這兒嗎？好極了！

小八子，你揹的甚麼啊？

老先生，這是(說着從蔴袋內取出諸物)新出的菜蔬，特為送給老先生和小先生嚐嚐味道的。還有一袋送到學堂裡去了！

吳 八

何必客氣！（看菜）這些菜好肥啊！（大家看）
是的，比去年出的要大的多！是我寫信去問那邊農學院，照他們回信上教我的法子種的！

子 八

哦，你現在能寫信，能看信！你覺得識了字比從前快樂得多嗎？

（坐地下）小先生，識了字真便當得多！俗話說得好，有眼的上天堂，無眼的入地獄，現在想起來，從前我簡直登在地獄裡，什麼事都要仰求人！如今却上了天堂，才真快活呢！

吳 八

不識字的確苦！不過天地間並沒有天堂地獄的，那是迷信的話！

哦，我知道，我知道；老師講過的話，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呢。不過我拿來這麼比譬罷了。我才不信那些騙孩子的神話鬼話呢！

對啦。畢竟還是讀書識字的好！

翁 八 子

老先生，識了字真是好！從前我因為認不識字吃了一大苦！

（微笑）吃了甚麼苦？

八 子 翁 子 吳 子 八 子 八

有一回，王三爺家送來一封請帖，因為我認不識字，就請村上那位教書的錢先生去看，他把帖子抽出了一半，他說是初一。於是我從廿九就沒吃飯。

（笑）不吃飯幹嗎？

也怪我的心眼兒不好，想把肚皮餓空些……

餓空着肚皮幹嗎？

咳，我想到了初一那天，可以大吃特喝，撈老本呀！

（大家大笑）這可是太笑話了！

後來本可撈着了嗎？

咳，別題了！我初一去了，你說怎們？沒有那回事，一個人也沒有。我只好緊緊褲帶子回來。再把帖子請了一位小學生一看，他就通通抽開來了，他說是初三。（大家笑說「你看！」）啊，緣來那錢先生沒有看得真呀！

翁 哈哈，誰叫你想撈老本的？想撈本的人就應該挨餓！

八 是的，後來我挨了餓，就病了！

子 這才是自作自受！

八 病了也不要緊，可是一病兩個月，還吃了幾十副藥呢！

吳 這叫做自討苦吃！

八 不錯了！先生，這個苦原是錢先生叫我吃的！不，現在想起來，還是自

討苦吃！因為我不認識字才請錢先生去看，被他看錯的！

翁 可是現在我想你不會再吃這種苦了吧？

八 老先生，現在不會了！我已認識了字啊！好，光顧說話，我還得回去掘

蘿蔔去呢！（站起來）老先生，小先生，吳老師，我去了！

翁子吳 好去吧。有空來頑兒啊！

（小八子下）

吳 這小子從前只顧頑兒，不肯唸書，如今居然也成人了！

(大老頭子拿着報紙上)

老先生，小先生，吳老師，您們都好啊！

大老頭子來了！好極了，我正要找你去商量商量我們聯莊會的事體呢！
老先生，我也正爲着這事來的！因爲我剛才在報上看到縣裡要抽調聯莊會會員去訓練，我們這莊子上似乎也得參加才對！

是的，不過我們的聯莊會不要有名無實才好！我想現在聯莊會的實力還不夠，以後要每家人家至少有一桿槍。

不過這事關係到錢的問題，似乎還要大老頭子以會長的資格和大家說說，慢慢兒地添買起來！

這件事當然得行！只要老先生和吳老師吩咐，我想大家一定情願的！

(說着顧二奶奶由其孫女巧雲扶着上，巧姑還攜着一藍子的大雞蛋)

大老頭子，你也在這兒嗎？

哦，顧二奶奶嗎？

奶 大家 都好！
老先生，小先生，吳老師，你們都好嗎？

顧二奶奶還精神嗎？

托福還好！（取雞蛋）這是送給老先生吃的，這孩子養的雞，生出的蛋！
好大蛋啊！是照着書上的法子饅的嗎？

對啦，這法子真靈哇！

顧二奶奶現在居然也能看書了！

可不是嗎？不怕老先生笑話，我從小兒就是怕識字，可是吃了大半生的苦，如今年老了，却反而用功識字啦！這真是「過到老，學不了。」如今我非但識了字，我這孫女兒也被我教會了！她也能替我記賬，寫寫信，省得我動手了！就說我吧，對這些孫子們，依照老師們的話，也讓他學着做事，把腳給放啦！小辮子也給剪啦！啊，的確腳放了，辮子剪了便當的多！

吳

顧二奶奶年紀雖老，頭腦子倒很新呢！可是巧雲却真聰明，在民衆學校裡讀書就很好！尤其是唱的那只睜眼睛子歌！

對啦，這孩子常常在家裡唱那只歌，我也學會了！

我也會唱兩句呢！

現在就叫巧姑唱給我們聽聽！

這孩子來唱，我老頭子來和吧！

奶 吳 老 子 老 奶

(笑) 好吧。我們大家來和吧！

巧雲，就唱吧！

F 調 睜 眼 睛 子 歌

4/4

3 5 5 6 6 1 3 5 | 6 1 1 1 3 2 6 | 1 5 6 6 6 6 | 1 2 |

(獨唱)

睜 眼 睛 子 真 苦 惱 呀 ！ 做 買 做 賣 生 意 少 呀 雅 海

(合唱)

快 樂 之 鄉

睜眼 瞎子 眞苦惱 呀 自己 不會 算 糧 票 呀 綺 雅 海
 睜眼 瞎子 眞苦惱 呀 時事 免 苦惱 進 學 校 辦 了 呀 綺 雅 海
 睜眼 瞎子 眞苦惱 呀 民衆 學校 開 辦 了 呀 綺 雅 海

$\underline{33} \underline{5} \quad 2 \quad \underline{11} \quad \underline{2.5} \quad 6 \quad \underline{1} \quad 6 \quad \underline{2} \quad \underline{2} \quad \underline{1} \quad 6 \quad \underline{1} \quad 6 \quad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2} \quad \underline{3} \quad 5$

雅 荷 海 (獨唱) 不會 記 賬 難 查 考 啊 雅 荷 海 綺 雅 海
 雅 荷 海 聽 憑 糧 差 說 多 少 啊 雅 荷 海 綺 雅 海

雅 荷 海 公 文 告 白 老 和 少 啊 雅 荷 海 綺 雅 海
 雅 荷 海 無 論 男 女 老 和 少 啊 雅 荷 海 綺 雅 海

雅 荷 海 快 去 識 字 包 管 好 啊 雅 荷 海 綺 雅 海

(歌將唱完農民甲乙匆匆上)

甲 啊，老先生，你們都在這兒嗎？外面有城上來的許多人，有軍樂隊。……

乙 (搶着說) 還有兩塊大鋪板……

甲 不是，是兩塊匾！一塊上面寫着「快樂之鄉」四個字，一塊上面寫着「新村義士」。

乙 聽說是教育廳送來的，前一塊給我們全鄉的老百姓，後一塊還題着你三位的名字呢！

子 那有的事？(聽台後有軍樂聲)

吳 也許是的，因為我上禮拜在城裡聽說到的，我沒相信罷了。(對甲乙) 現在在那兒？

甲 就在民衆學校的前面，我們去了，請你們就來吧！

(說着甲乙下)，

奶 我們也去看吧。(攜巧雲下)

老 (拖翁) 去吧！快去吧！

翁 這不受之有愧嗎？哈哈！(此時樂聲大作，大家下，幕落。)

歲 平 安

(折 梧)

爲着朋友們幾次的慫恿，要在化裝講稿裡加上唱詞，終於有這麼一個嘗試，因而產生了這個不倫不類的「歲歲平安」。

本稿旨在攻擊廢曆年的一些迷信風俗，而以平劇中的叫頭，堆板，西皮倒板，原板，快板，搖板（唱詞係由陳君萬敏編製者）及普通對話等形式演述出之。

編稿，記詞，上演各方面多比純用對話的稿本費功夫得多，這算是從「嘗試」得來的一點經驗。

本稿曾於本年一月二十六日（即廢曆年元旦）第一次上演於民衆電影院。

▲時——廢曆年除夕。

▲地——濟南城內。

▲人——父、母、子、女僕。

▲景——小康人家，中堂供財神，旁卦家堂軸，均燃香燭，室內並雜陳年畫春聯等物，顯出新年景象。開幕時母在忙着燃香進神，且做且喊

母 王媽！

僕 (上)是！太太。

母 少爺還沒回來嗎？

僕 是，太太。

母 唉！這孩子真可惱，連大年三十也不回來！學堂裏放了寒假，家就住在本城，不知道他還住在那裏幹什麼？

僕 聽說洋學堂裏要過洋年，恐怕少爺也學上洋氣，不過我們這個老年了吧

？

母 是的，這孩子現在可真不聽話了，他前天回家來還要我們家裏也不過老年呢！

僕 不是小的大胆說一句，少爺也太不懂事，就是他在外邊過洋年也不妨，爲甚麼還要阻攔家裏過老年呢？其實少爺在外邊就隨洋年，到家裏就過老年，過了洋年再回來過老年，一年過兩個年，又多麼好呢？

母 咳！可不是嗎？這孩子脾氣真壞，這樣吧！你去叫王三借打一個電話到學堂裏去，說我要他就回來，你再等等門。

僕 是，太太。（欲下）

母 啊！回來，回來……！這時候也不早了，老爺又在後面陪着客人打牌，只好讓我先來敬神，你把爆竹掛到院子裡去就放起來吧！

僕 是，太太。（欲下）

母 啊！回來回來！想起來啦，你把踏歲的芝麻楷舖好了沒有？

僕 是！太太。(欲下)

母 啊！回來回來！擺的要勻勻的，黑夜起來，踏着平正，聲音好聽。

僕 是！太太(欲下)

母 啊！回來回來，關照你，等少爺回來接竈王，你得快點把竈上打掃乾淨了！

僕 是，太太。(欲下)

母 啊！回來回來！啊……沒有什麼，我說的話你全记住了吧？

僕 (叫頭)太太是了！(堆板)尊太太，你聽道，你的吩咐全記牢：芝麻楷，要舖好，趕快就去放鞭砲；點香燭，化元寶，你看熱鬧不熱鬧？(下)

(母在燃燭進香，磕頭，化黃表元寶，後台爆竹聲響，繼而女僕上)

僕 太太！少爺回來了！

母 快叫他到這兒來吧！(女僕下，子上。)

子 媽媽！要我回來幹嗎？

母 子 孩子，你忘了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嗎？回來過年啊！

子 甚麼？過年！我們的年早過過了！

母 那是你們過的洋年，我說的是我們過慣了的老年啊！

子 年還有什麼洋年老年之分？噯！舊曆年早已由政府通令禁止了！

母 他通他的令，我過我的年，孩子，過老年多好哇！

子 噯！媽媽「叫頸」你錯了，「堆板」舊曆年，真不好，封建勢力該打倒，不科學，難查考，月大月小難知道。敬鬼神，費錢鈔，又愚又傻惹人笑。新時代，新思潮，再要迷信真胡鬧。青天青，白日高，皇帝早已換了朝。軍閥們，也逃跑，中華民國革命新年號。廢舊曆，有佈告，改用國曆是正道，好同胞，須記牢，不良禮俗須除掉。

母 孩子，這是說的那兒話？老年也有老年的好處，你看老百姓家那個過洋年的？過老年處處掛着新東西，多熱鬧？

子 媽媽，你說過舊曆年也好，可是過舊曆年爲什麼要擺這些東西呢？

敬神啊！

這掛在壁上的畫子，就算是神嗎？

這是財神，你連財神統沒見過嗎？孩子！

媽媽，供他有什麼用？

可以保佑我們家裏發財，可以保佑你將來升官啊。

噯！媽媽，（叫頭）你又錯了！（堆板）財神爺，誰會見？胡言亂語說連篇

。朝叩頭，晚拜天，坐吃山空那兒會有錢？燭兒點，香兒獻，就想發財
萬萬千，望太奢，心太邪，財神見你該討厭！就是說，財神家有錢，你
求他求怎麼辦？若說做神要賠本，這樣菩薩誰敢幹？想發財，須節儉，你
爲人第一要自立。男做工，女種田，包你發財在眼前！

孩子，大年三十，別說那些不吉利的話，快來向祖先磕頭，保佑你聰明
健壯！

這紙上就是我們的祖先嗎？

胡說，這上面寫着祖先的名字，這是家堂軸啊！你趕快來磕頭吧！
我不磕頭！

孩子，不孝的子孫才不給祖先磕頭呢！

咳！媽媽（叫頭）你又錯了！（堆板）烏反哺，羊跪乳，人不孝順禽獸也不如。但時代，有今古，真孝假孝可要辨清楚。真孝順，須記住，不在形式記在肚，生不養，死不顧，蕩家敗產無其數。掛家堂，供木主，磕頭作揖那兒有用處？男子漢，大丈夫，盡忠盡孝須兼顧。做好人，耐艱苦，爲國犧牲保國土！

簡直胡說八道，別淘氣啦，時候不早了，不磕頭你就先去接竈吧！
接什麼竈？

孩子，你又裝傻嗎？二十三送竈王爺上天，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三十晚上，諸神下界，竈王爺也得接回來過年啊！

嚶！媽媽，（叫頭）你又錯了！（堆板或唱搖板）竈王渾身烟火氣，滿臉都

是刷鍋湯，腥魚臭肉聞多少，鉄勺振耳響叮噹，一年到頭光受罪，祇有過年才吃糖，免罪全憑三叩首，求福惟仗一爐香，灶王上天有誰見？回宮怎能降吉祥？

母 孩子，真討厭，你吃了洋教了嗎？怎麼這樣不聽媽媽的話！別再胡鬧，不然媽媽真要生氣了！

媽媽，兒子並沒吃洋教，只怕媽媽被神教鬼教迷住了啊！

子 好了！別講外國經吧，不要你接灶也好，你快去睡覺吧，可是夜裏要早點起來同我們一齊去踏歲啊！

什麼？踏歲？

母 踏歲，就是黑夜到前院裏去踏上那舖滿在地上的芝麻楮，聽那清脆的聲音，「歲歲平安」「歲歲平安」，才吉利哩！

唉，怪不得我回來踏的滿脚上吱吱的響呢！又是這些奶奶經！

子 孩子，什麼奶奶經，踏了順遂啊！

子

噯，媽媽，爲什麼這樣的執迷不悟，你需得（叫頭）小心了！（堆板或唱搖板）鞭炮一響冒火光，滿院柴草真荒唐，芝蔴楷踏碎也無益，引火燒人要提防，踏歲順遂沒有的事，望求媽媽細思量！

母

（叫頭）咳，畜牲啊（唱搖板）大罵畜牲太忘形，大年三十罵神靈，轉面便把他爸爸叫，快來管教這不孝的人！

父

（上）怎麼只聽到你們在這兒吵鬧？連牌也看不安穩了！

母

好，老東西，這統是你教養出來的小鬼啊！

父

慢着，你說這孩子又在胡鬧什麼？

母

老頭子，你就這樣不管教你的兒子，大年三十他統不回來過年，把他喊回來了，他却又在得罪財神，忤逆祖宗，亂罵灶王爺，還說上許多不順遂的話，真氣死我啦！

父

啊，原來爲此！（叫頭）畜牲你且聽來！（唱）（西皮倒板）奴才說話理不端。（原板）爲父言來聽根原，祭祀不問祖宗遠，常言道百行孝當先，禱告

財神方能富，敬奉灶神保平安，（流水）爲人能把這好事來作，才能發財和升官，如今的人兒心腸變，全不顧神靈和祖先，小奴才氣得我肝腸斷，……若不爲大年平安，我一定要管教你一番！

子 （叫頭）爹爹，聽了！「唱搖板」如今的時代非從前，昏庸老朽討人嫌，恨恨二老迷不悟，我磨破唇舌也枉然！

父 畜牲，你敢回嘴，我……我……打死你這忤逆不孝的畜牲，好過個痛快的年（取雞毛帚打介）

僕 （匆匆上）老爺，太太，不好了！西屋着了火啦，恐怕是芝蔴楷上的爆竹引的火，快去救啊！

母 （隨僕跑下）快去救啊！

父 （隨奔下）快去救啊！

子 （頓足）咳！這就是踏歲的好處嗎？

（幕落）

春 天 的 水

文 子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載有兩段消息：一是該地天氣忽又變爲奇寒，凍死許多窮人；又一是一般麗登士女因天氣轉寒，又結堅冰，得舉行美滿之化裝溜冰大會，甚爲欣幸。這篇講稿是看過這兩段消息寫出的。曾於本年三月二日公演於民衆影戲院。

時 代
地 點
人 物

民國廿二年春

天津大馬路

老翁——六七十歲

老婦——六七十歲

小孩——六七歲

少女——十七八歲

少婦——二十餘歲

甲——三十左右

乙——二十餘歲

皆係難民着破舊衣服。

約翰
小汪
老楊

皆男性，衣翻領毛衣或西服。

美麗
愛梅
魯易斯

皆女性，衣最時髦的衣服。

警察 手持短棍

（開幕時老婦偕少婦小孩在路旁哭泣呼救。甲扶老翁踉蹌上，翁至此已不能再進，遂坐於路旁。）

老 婦

慫們二位從那裡逃來的；可也是從熱河嗎？

甲

不，我們是山海關來的，自從日本人佔了我們的山海關，不知作了多少慘無人道的事，我的老母被牠們嚇死了！妻子妹妹被牠們搶去了！房產被牠們佔據了！兄弟也走失了！弄得我們父子無家可歸，雖然千辛萬苦的逃到這裡，既沒有錢用，又沒有住處，前兩天天暖尚可維持，昨天一天大雪一夜北風，慫看我的爸爸已經不能支持了！

老 婦

咳！誰不是這樣，我們也是一家六口，在熱河過着安適的日子，那知日本鬼子佔了我們的東三省，奪了我們的山海關，又想來搶我們的熱河了。所以我三個兒子都憤恨極了，全去當了義勇軍。那個地方終日炮火連天，慘不忍聞，因此我就帶了孫子媳逃到這裡，又遇見這樣的冷天，

比冬天還冷的天，我孫兒真凍的可憐呵！

少女

「哭上」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您們都到那裏去了？（對老婦）您老可曾看見我的一家人？求求您告訴我吧！

老婦

咳！可憐的姑娘，方才過去整千整萬的難民，我知道誰是您家人！您趕快向前進吧。（女急下）

老婦

咳！天怎麼越來越冷（說時作戰抖狀）這不是和我們這無家可歸的人作對嗎？

小孩

奶奶！媽媽！我真要凍死了！您們救救我吧！

少婦

孩子！您忍耐點吧！您的爸爸在前綫上還不知是死是活呢？

約翰

呻吟（約翰老楊上）

我說，老楊！咱們運氣真好，前幾天那樣的暖和，正愁着沒法溜冰呢，

您瞧昨天這場雪，夠多妙，（小孩哭老翁呻吟，老婦等戰慄）萬國溜冰場

恐怕已經成了水晶世界了。我們先去看看，回來再約她們。二人下

(小汪偕愛梅上)

愛梅

小汪，昨天的風雪真好，萬國冰場的冰一定又大有可觀了，聽說已經有好多人去滑啦，咱們去一蹓，好不好？

小汪

好極了！我也有這個意思，真是「二人同心黃土變金」好在此地離冰場已不遠，我們趕快去吧。

(小汪挽愛梅下，美魯同上)

美麗

嫂嫂！哥哥他們去了這半天還不回來，也不知冰可能滑了嗎。真急人！妹妹何必着急，我們不會追他們去嗎？

魯易司

(約翰和老楊同上。)

美麗

(用手指着約楊說) 咦！說着曹操曹操來了。到底怎樣？冰可能滑嗎？我們等的躁死了！

老楊

好極了！好極了！今天的冰比冬天的還厚，還堅，冰場外已經是車水馬龍，裡面看的人溜的人有兩三千了。小汪同愛梅也在那裡，兩人已入場

，作交際舞式的溜冰呢，我們也趕快一同走吧！

(美魯下)

小 孩

奶奶！媽媽！我也要去溜冰！到了冰場裡面，在冰場上跑跑溜溜，身上

一定就不冷了，媽媽我也去！

少 婦

咳！傻孩子，冰場那裡是慫這小難民去的地方。那個地方是貴公子嬌小姐的玩耍場！

小 孩

媽！什麼是貴公子，嬌小姐。他們不也是人嗎？媽！我不信！我非去不行！媽！我去！（大聲）

(警察上)

警 察

叫什麼？慫們這群窮鬼，哪兒不好去，偏任這裡蹲着快走！快走！

甲

老總！慫做點好事吧！我們並不是要飯的，是逃難來的，我的爸爸已凍的快死了，慫叫我們往哪裡去？老總！慫仁慈仁慈吧！（作哀憐狀）

警 察

胡說！我管慫是逃難的，是要飯的，我管的這一段就是不準慫蹲快走！

乙

快走！免得我再來趕您們。

（警察怒氣沖沖作欲打狀，此時遠處有警笛聲，遂忽忽下。乙上。）

噫呀！爸爸！哥哥！哥哥！您們原來都在這裡，叫我好找，爸爸怎麼樣了。咳爸爸！哥哥！我真氣憤極了！方才我來時離此地不遠經過一個大場子，我在遠處聽見鬧嚷嚷的，看見萬頭鑽動，我以爲是放賑的，想您們也許在那裡，趕緊跑到跟前，原來是些男男女女，正擁着往冰場裡進，大家都異口同音的說「昨天的雪真好，一夜的北風尤妙，給我們造成了今天的好機會。」哥哥！您說天氣突然變冷，這成千累萬的災民沒有吃的沒有穿的沒有住的正苦的不知如何是好？他們那群不知死的東西倒樂成那個樣子，榆關已失，熱河也在危急，他們都是知識份子，都是有爲的青年，其中也有掌着兵權的大老，都置國家存亡於不顧，同胞哀哭於不聞，我們冷的這樣，他們樂的那樣，爸爸！哥哥！我要去當義勇軍了！打退了日本，再和他們算賬。

老翁 噯！您慢點走我真不行了我不能再支持了！咳！我死死……了您們要替

我復仇打敵人！敵人就是日本鬼！

爸爸！爸爸！（大哭，老婦等亦落淚）

弟弟！爸爸真死了！

乙 好！哥哥，爸爸已死，我們更是毫無牽掛，我們去替死去的爸爸媽媽報仇。

甲 那面有塊荒地，乘現在無人，我們去把爸爸暫時埋了吧。

（抬尸下）

老婦 那個老人果然死了，我們這個孩子還不知怎樣，咳！天呵！（撲小孩哭泣）

（約楊美魯同上）

美麗 阿楊！不料想春天還有這麼一次好的溜冰的機會，可惜我們去晚了一點竟擠不上場，嫂嫂，回去趕緊催着厨子做飯，吃了飯我們好趕晚場可別

再耽誤了。大家快走！快走！

小孩 奶奶我冷呵！

老婦 孩子！耐着點吧！

小孩 奶奶！冷呵！我真要凍死了！（大聲）那不是貴公子嬌小姐又來了嗎？小姐！公子們！你們救救我呀！

老楊 何必回家吃，我作東請你們三位去國民大飯店吃大菜不好嗎？

美麗 不，那裡離萬國冰場太遠，還是回家吃吧。

老楊 遠怕什麼？回來我請坐汽車，別游疑，去吧！去吧！難得在這個時候還能溜冰，更難得美小姐這樣高興，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我爲溜冰花上三二百元買美小姐一場高興還不值嗎？（小孩大叫冷呀）難道我還花不起嗎！美麗走吧！

魯易司 要走就走吧！別耽擱時候了。

（四人下，幕徐徐落）

南 轅 北 轍

(小春)

凡曾經深入過鄉村的人都應該承認，人才缺乏也是鄉村沒落的一大原因。爲什麼人才缺乏？沒有人才嗎？不是，絕對不是！不論哪一界，有好多好多人才原來是生長在鄉村裡的，後來却停留在城市中了。推原其故，這不能不歸咎於教育走錯了路徑。把學校設在城市裏，——尤其是大都市裏，而教育的內容又與實際生活相去很遠，使農村子弟離開鄉村，沾染滿身的都市習氣，絕不願再回到鄉村裏去。這是多麼大的失敗呵！劇中的馬醉新是現在滿眼皆是的新青年，而趙正民却成爲理想中的人物了。不知今之教育者與被教育者觀此劇有感於中否？

▲時——新舊衝突是非不明的年頭。

▲地——山東某縣的一個農村。

▲人——

馬守樸——年在五十五歲以上，性情忠厚，思想陳舊。

孫 氏——守樸之妻，年五十餘。

馬醉新——守樸之子，年不滿三十，洋氣十足的大學畢業生。

李 氏——醉新之妻，年約三十有零，未受教育而頭腦清楚，口齒伶俐。

馬美麗——守樸之女，年約二十有零，外清內濁的摩登女郎。

小貴兒——醉新之子，年約八九歲。

王 忠——馬氏之老僕。

趙正民——村中的小學教師，年在五十左右，有革命的精神，合理的思想。

孫百萬——孫氏之弟，年約四十五歲，是村中天字第一號的劣紳。

▲景——舊式家庭。

(幕開時，孫氏坐桌旁吸水烟，李氏整理陳設，拂拭器具。)

孫 你爸爸到村頭上去了有一頓飯時啦。他姊妹倆也該來了。那一天，你舅舅家的王掌櫃，從省城坐汽車回來，不是這個時候到家的嗎？

李 汽車站離咱這莊上還有二十五里地呢。下了汽車，把行李搬到牛車上，咱家的老黃牛又走不快，說不定還須要遲一會兒。

孫 等着小貴兒放學回到家來見了他爸爸，也許一點兒也認不得了吧？那一年，他爸爸離家去上海的時候，他才四歲呢。

李 可不是，恐怕連他姑姑也不認得了。他姑姑去上海求學那年，不是剛過了小貴兒滿六歲的生日嗎？

孫 他們這一回來，咱家裏可熱鬧啦。

李 像他爸爸，在大地方過慣了的人，回到家來，也許會感覺得處處不自在，誰知道他在家裏過三天五天呢？

孫 不喜歡在家也好，你爸爸天天盼望他大學畢了業，得個一官半職的，要

能有那一天，咱娘兒們都隨着他出去開開眼界，有多麼好呵？

我不敢那樣想。男人們的心沒有準兒。像前街上王二叔的兒子，不是在外邊上了幾年洋學堂，就娶了個女學生，連家也不要了嗎？

（搖頭）我想醉新不是那種人。——太陽已經偏西了，你到廚房裏給他們預備飯去吧。看看早上殺的那隻雞煮爛了沒有？

（李氏下，王忠提皮箱上。）

王 老太太，大少爺和姑娘都來到啦，他們正在門口被些沒開過眼的鄰居們攔住說話哩。我說，老太太！人長的真快，幾年的工夫沒見，連姑娘也長成大人啦。又加上他們穿戴了洋式派的衣裳帽子，我猛一看簡直不認得啦。老太太真是好福氣呀！

孫 你別嚙嚙啦，快出去叫他們進來吧，我正等得焦心呢。

（王忠下，守樸，醉新，美麗上。）

（鞠躬）娘！

你們可回來啦！

你老人家身體很好嗎？

（執新美兩人之手）好！就是越過越老啦，幾年沒見，你們看我底頭髮白了多少？

你們幾年不回來，快把你娘給想壞啦。

孩子！你們累不累呵，在上海沒坐過咱鄉下的大牛車吧？

別說沒坐過這樣又髒又慢的牛車，連這樣壞的汽車也沒坐過；上海載貨物的汽車都比我們今天坐的汽車好。

鄉下真沒辦法！一路塵土飛揚，我的西裝也變舊了，皮鞋也不亮了。

你們是在上海住慣啦，到處的鄉下都是這樣。

所以鄉下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可別這麼說！你爸你娘不都是住在鄉下嗎？

（李氏上，美麗趨前與嫂握手，嫂頗不自然。）

李 美 你們都回來了。幾年不見，妹妹變得和天仙一樣啦。
嫂嫂！上海人比我漂亮的多着哩。我哥哥底那位……

（醉新以目止之）

孫 美 那位什麼？

李 孫 我哥哥的那位小寶寶呢？不淘氣了吧？

孫 李 那孩子還是那麼頑皮。

孫 李 小貴兒已是二年級的學生啦，他也跟着教過他爸爸的那位趙先生唸書，
趙先生時常誇讚他。

李 孫 你趕快到小學裡去接小貴兒回來吧！

是。

（李氏下。）

醉新！你現在大學已經畢業，打算怎麼樣呵？

新 樸 我想到日本去唸書，我們這次同班畢業的，已經有五個人到日本去啦。

樸

你要知道，家中爲了供給你們姊妹倆讀書，咱們村東頭的幾十畝地已經賣光啦！你們知道家鄉這幾年的年成有多麼樣壞嗎？

爸爸！你老人家不是盼望我哥哥做大官嗎？要做大官必須留洋。

大學畢業還趕不上從前一個進士嗎？我不信一個洋進士還不能做官。

爸爸！我從來就沒打算在鄉下住，留着地有什麼用處？

怎麼你跑到上海過了幾年更糊塗啦？咱莊戶人家沒有地吃什麼？

爸爸！在上海就不覺得需要種地。出們有汽車電車可坐；悶了有公園跳

舞場電影場可玩；餓了有西菜館中菜館可吃；熱了有電扇；冷了有汽爐

……你想，什麼旱災呵，水災呵，於上海有什麼相干？

我真想不到，你們怎麼越唸書越糊塗起來！我不管別的，請問你們倆家

中如果沒有我一滴汗一滴血種來的糧食換來的錢，你們怎麼能在上海不

憂不愁地當公子小姐？

爸爸！我同妹妹這次家來各有各底目的，我底目的有兩個，妹妹呢，只

新

孫

新

樸

美

美

樸

美

樸

美

新 美 新 百 孫 百 新 百 美 新

有一個。

(孫百萬上。)

舅舅！你老人家很好嗎？

好！就是窮的離受。醉新，你已經大學畢業是不是？

是的。

好極啦！你可以回到咱縣裏來弄個縣長幹幹吧？

他正對他爸爸說要出洋留學呢。

大學畢業已經程度很高啦，何須乎再留洋？我告訴你，你表哥僅是一個中學畢業生，他去年已在縣城裏弄到手一個局長。到現在還不滿一年的光景，不瞞你說，他此刻手中已有五千之數。我呢，當了幾年的村長，雖然遠處近處沒有不恭敬咱佩服的，咱可是權究竟小些。要是你當縣長，我起碼也可以弄個區長幹幹。

我不願意在縣裡作事。

孫

噢！你喜歡濟南嗎？濟南更好。要是你能在濟南弄個一官半職，你舅舅就更抖了。

新

濟南也不如上海好。

孫

爲什麼？

新

第一，濟南就沒有上海那樣高的洋樓。

樸

洋樓是你的嗎？

新

等我留洋回來，不能買嗎？

百

留洋回來能作什麼事？一月能掙多少錢？

新

那可不一定。當洋行的經理可以，外國公司的翻譯也可以。

百

你想走發財的道路，是不是？也對！也對！不過我想，發財也不必去外

洋，去外洋又要好幾年，而且更得化很多很多的錢。近來我聽說南方有鴉片公賣的消息，如果屬實，咱爺兒們到濟南去開鴉片公司，我當經理，你辦外交，如何？我可以拿出兩千元來作本錢。這真是一本萬利的好

買賣。

百萬！你又出壞主意啦。賣鴉片縱能發財，可是坑人啊！

趁早別作坑人的事，還是想法做個官吧。

賣鴉片沒有意思，我不願意幹。

百 新 孫 樸
再不然，我還有一條路。你既然通洋文，咱販賣東洋貨好不好？近來聽說因為中國人抵制日貨的結果，東洋貨便易極啦。如果到濟南府去開一所洋貨店，專做東洋人底生意，有你辦外交，我想也是發財的捷徑。

美
這倒許合我哥哥底意思。他在上海——我說了吧，哥哥？——看中了一個日本女子，在跳跳舞場裡熟識的。他們倆現在好得很。我哥哥想去日本留學，也就是那個女子底意思。

新
妹妹既然替我說出啦，我就痛痛快快地告訴你們幾位老人家罷。剛才我說我回家來有兩個目的，一是向爸爸要去日本的學費，二是向家中這個女人宣佈離婚。

樸

(怒極)好！原來你是這樣一個沒有人心的東西。我這幾年來，爲了供給你們求學，快把祖先遺留下的田地賣光啦。本希望你讀書成人，不知道你却在上海嫖起女人來。看你們打扮的這個洋鬼子樣兒，剛一見面我就一肚子氣。你看着洋鬼子好，還回來找我幹什麼？我問問你，小貴兒底娘在家裡能吃苦，能耐勞，能孝敬父母，能教養孩子，哪一點對不起你？你一出去幾年不回家，家中的一切事情多虧了媳婦操持，你知道嗎？你滾回來，不光不對她表示感謝，反倒要離婚，我真後悔不該送你去進大學。原來大學畢業反倒變成禽獸啦！

看你父親都動起氣來啦，好孩子，可別再起這種壞念頭啦！

剛才他媳婦還說他在外邊過了好幾年，不定變了心沒有哩。怪不得這幾年接連着鬧天災，是人心壞啦！唉！我真想不到你會變得這樣！

爸爸和娘都不必動氣。婚姻的事應該兒女自主。我妹妹在上海也和她的
一位同學姓蘇的訂了婚啦。家裡替她訂的那家親事，她也要離。我勸老

新

百 孫

人家還是看開些吧！

你們都給我滾出去！我家裡不要禽獸！

你老人家是住在鄉下的人，不懂得外邊的事情，頂好讓我們自由吧，何必動氣呢？

（李氏領小貴兒上。）

這是你爸爸，你姑姑，還認得不認得？

（鞠躬）爸爸！姑姑！

這孩子已經長得這樣高啦。如果脫了他這一身土頭土腦的衣裳，換上一套漂亮的小洋服，你看有多麼精神！

妹妹！你怎麼簡直忘了鄉下的生活啦，開口就是「洋服」？

（王忠上。）

老太爺！小學堂的趙先生來啦。

好！請他進來！來的正好！

(王忠下。趙正民上。)

醉新，美麗，你們都回來啦！

老師好？

光陰過的真快，幾年的工夫一晃就過去了。我還是當我的小學教員，我時常想，我當了三十多年的教員，遇到的聰明學生，頂屬你們兩個。因此，我對你們倆的希望特別大。如今我已經漸漸地衰老起來，正盼着你們回來接辦這所小學呢。

老師對他們不必再有什麼希望啦。他們到上海去上了幾年學，簡直變成畜類啦。

這話怎麼說？

我拿祖先遺留下的產業和我自己一滴汗一滴血換來的錢送他們進大學讀書，原希望他們能得個一官半職，榮耀鄉里，光大門庭，哪知道……：……送子女進學校是爲了教他們作成有用的人。你這種希望子女做官的思想

趙 美 新 趙

樸

趙 樸

趙

本來就不對，我不是時常勸你嗎？

我勸他們做買賣，他們也不贊成。

你這種發財的思想更不對。

你別慌批評我底不對，你聽着，我還有下文哩！他們不想升官不願發財，如果願意回家來安分守己地當老農也好，可是，你看他們這一身洋打扮，一舉一動的洋習氣，到家就說「鄉下不是人住的地方」，開口就是「看電影」「跳舞」「穿洋裝」「在上海沒坐過牛車」「不需要種田」，這些鬼話已經使我聽着不順耳朵，並且男的女的都要求離婚，打算另娶另嫁，我真不明白，大學畢業爲什麼反倒變成洋鬼子？

我爸爸底腦子裡還充滿着十八世紀的思想，你說對不對？趙老師！

哥哥？你不要再說吧，我說不回來，你偏要回來看看。

這就是你們底不對啦！當初你爸爸不願意送你們出外上學，就因爲怕你們學壞了。你們能夠出去，都是我苦口婆心勸的。難道你們進過幾年大

可 趙 樸

新 美 趙

新 趙

學，就真的變壞了嗎？你們都出身農家，爲什麼在都市裡過了幾年，就厭惡起鄉村來了呢？這不是新教育的失敗嗎？

老師！外邊的潮流日新月異，你住在鄉下的人哪里知道？

我不管潮流怎樣變，我只覺得你們是農家子，無論你們受過什麼教育，都不應該改變你們本來面目。

我看老師也有點落伍啦。

美 趙

（冷笑）我落伍！我落伍！但是，中國底農村一天一天的破產，你們知道嗎？什麼原因，你們知道嗎？應該如何救濟，你們在大學校裡研究過嗎？大學教育竟然領導學生永遠離開鄉村，中國真是非亡不可了！

新 孫

我不願聽老師這些高論。我這次回家，第一是爲了要錢出洋留學，第二是爲了和她（指其妻）離婚。

好孩子，你們別再說離婚啦！你爸爸快氣死啦！醉新！你媳婦待奉公婆，教養孩子，哪一件事對不起你？

新 我是大學畢業生，他不配當我的老婆！

百 醉新！男人三妻四妾不算一回事，將來你做了官發了財，要娶幾個是幾

個，何必談離婚呢？

趙 離婚也是大學教育的好成績！

李 我犯了什麼罪，你要同我離婚？

新 沒有愛情就應該離婚，不必有什麼罪名。

李 四年以前，你離家去上海的時候，不是因為捨不了我掉過眼淚嗎？

新 愛情是可以轉變的。你哪裡懂得什麼叫愛情？

李 假使當初把你丟在家裡，我出去上幾年大學，回頭來我說你不配當我底

丈夫，你不懂得愛情，你心裡怎麼樣？

新 如果那樣，我甘願同你離婚。

李 既然如此，就什麼也不必再說啦！你看不起我，說我不配當他的妻，我

就不當好啦。不過，我既已來到馬家，而又生了這麼一個孩子，想死也

不能夠，此刻只好同你離了婚，回到母家去，教養我這一個孩子。將來

無論如何，不再讓我這孩子進大學啦！（哭）

娘娘！我以後豈不成了沒有爸爸的孩子了嗎？

沒有爸爸也一樣地能長大成人，咱娘兒們走吧！

（李氏領小貴兒下。）

你們娘兒倆回來！我可捨不了你們呀！

（孫氏追之下）

我真後悔，當初不該送你們這兩個蓄類進學校！你們給我滾！送此以後

，算我沒有生兒女！

我早就說過，送孩子進大學，一年化好些錢，不如做買賣。

你們希望子女升官發財的思想不對，他們受的一套洋教育也不對。總而言之，你們的舊腦筋，他們底新行爲，和現在中國危在旦夕的需要，整個地是南轅北轅，你們都仔細想想吧！

（幕落）

誰的過錯

(漪清)

男女的配偶是關係於終身幸福的，配合不當，許多悲劇往往因以產生。山東的風俗，常以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子，和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子結婚，這種不良的風俗，一方面從心理上講，是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雙方沒有相當認識，結合而後，至易情誼不投，斷送了青春的幸福。另一方面從生理上講，年幼的男孩子就「早婚」，而且女子的年齡又比他大的過多；無疑地，在性的發育上，要發生不調和的配合；並且有害於身體。因此，這種「早婚」的不良風俗非設法糾正不可！這篇「誰的過錯」便是對此而發的了！

▲ 時 正在過渡的時候

▲ 地 是非不明的中國

▲ 人 黃齊賢

一個年過半百昏憤糊塗之腐儒。

黃朝霞 英携少年，齊賢之子。

李 氏 年近四十之舊式女子，朝霞之妻。

陳慕霞 在舊式家庭壓迫下的妙齡女郎，朝霞之愛。

陳各烘 顧名思義可知其爲人，慕霞之父。

李二混子 酗酒好賭之無賴，李氏之弟。

老 張 男僕

王 媽 女僕

▲ 景 一舊式家庭，開幕時朝霞夫婦吵嘴。

李 氏 我二十二歲進你們黃家的門，那時你剛剛十歲，吃飯不知道飢飽，睡覺

朝
霞

也不知道顛倒，那一點不是我照看着你？名義上是夫妻，實際上就如同母子，那時我未嘗不煩惡你，但是，還希望你長大成人的那一天，再過那美滿的生活，不料想你自從上了洋學之後，起初還好，越來越拿着我當仇人看待，我什麼也不怨，只怨我那死去的爹媽，爲什麼不給我說個一般兒一配的，單教我受這樣的罪！（哭）

你不要弄這樣子給我看！你想婚姻是終身大事，受不得壓迫，更不許包辦的。我今年只有二十五歲，你已經快要四十啦！咱能成爲夫婦嗎？因爲你影響到我的終身幸福，所以我和你勢不兩立。

李
氏

我同你有什麼仇？你和我誓不兩立？

朝
霞

我沒有工夫和你談話！

李
氏

（泣不成聲）

女
僕

（上），（提茶壺）哎唷！怎麼又吵起來啦？少奶奶剛在身上生病，也得保重點兒！大夫說最怕生氣，怎麼又哭起來啦！少爺就是那個躁脾氣，你

還當真生氣嗎？

李氏 死了更好，省得活着磨人家的眼珠子啊！

朝霞 (長嘆一聲)

老張 (匆匆上) 少爺！陳……(目李氏囁嚅)

朝霞 陳什麼？

(李氏亦作凝神狀)

老張 陳小姐來啦，說要見少爺。

(朝霞目視李氏李氏蹶然而起)

李氏 又是那個不要臉的東西來了嗎？哼！(呼吸迫從渾身顫慄)

老王 太太！這是怎麼啦，走，後邊休息去吧！

(扶李氏下)

朝霞 請她進來！

老張 是！

(老張下慕霞上)

朝霞

慕霞！你來的正巧，我剛要去找你問一問你什麼時候回學校，現在開學

七八天啦，實在不能再遲了！

慕霞

(長嘆)朝霞！你知道我已經不能再回學校了嗎？

朝霞

怎麼？(驚極)

慕霞

我父親的爲人，你是知道的，當初不讓我上學，說什麼「女子無才便是

德」，我好歹鬧着，算是允許我上學啦！又在十四歲上給我訂了婚，現

在他老人家聽說學校裏男女同學，自由戀愛，非逼着我退學不可。並且

擇了日子，教我同那個剛剛九歲的孩子去子結婚，朝霞，時間已迫了！你

在學校裏不是答應救我的嗎？你不是說我們的愛情不是任何暴力所能破

壞的嗎？

朝霞

(搓手作着急狀)你坐下！我們仔細談談。現在我的家庭方面……(回顧

左右)

慕霞

朝霞！我也知道你的苦衷，可是我希望你在三分鐘內，下個最後的決心！不然，我只有死……了！（哭）

朝霞

慕霞！你不要誤會我沒有犧牲的精神，因為我現在經濟不能獨立，家庭又很嚴厲，反對我離婚。假設操之太急，非脫離家庭不可，你想，我離開家庭之後，不但上不了學，而且生活上也要發生問題的呀！不過我絕不能因為這些障礙就犧牲了我們的前途幸福，我的意思是慢一點進行才好！

慕霞

現在我父親強迫我出嫁，時間已迫，那能容許我們慢慢的進行呢？

冬烘

（此時冬烘猝然闖入）

冬烘

好！你這不要臉的丫頭！你在這光天化日之下，儼如桑間濮上之約，人而無恥，至於此極，我教你讀孔子之書，學周公之禮，不料你交接浮浪子弟，美其名曰社交公開，哎！我們家世代書香，養出你這樣的丫頭，祖宗的臉面給你丟失淨盡！走！快跟我家去再同你算賬！

慕 霞

爸爸我找同學商酌回校的日期，這也不算什麼軌外行動呵！你老人家何必生這樣大的氣呢？

冬 烘

我也沒工夫和你這丫頭辯嘴，學也別上啦！男子混雜的洋學堂，我根本就不贊成，走！跟我走！

（慕霞目朝霞發迫切之呼聲）

慕 霞

朝霞！你看這……

冬 烘

（怒不可遏牽慕霞強之下）走！快走！

慕 霞

朝霞救我……（聲極悲楚）

朝 霞

（心痛欲裂）唉！（望影）

齊 賢

（上）朝霞！我看你這兩天越發神不守舍，你看你是憔悴到什麼樣子，不愁吃，不愁穿，不好好的讀書，自尋苦惱，這是何苦呢？唉！聖人說：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誠哉斯言。

朝 霞

爸爸！我現在非離婚不可啦！你能允許我這個請求嗎？不然你的兒子恐

怕不能活在世上了！

齊 賢

怎麼？你要離婚？你妻子進門以來，待翁姑晨昏定省，持家政井臼親操，曉三從，知四德，未犯七出之條，擅自体妻爲良心所不許，天理所不容。你讀聖賢之書，所學何事？「糟糠之妻不下堂」，難道連這句話也不懂嗎？（聲色俱厲）

李二混子

（衣衫襤褸，醉眼矇眊）哈哈！老伯？姐夫都在家，哈哈！

齊 賢

你又來做什麼！你看你醉得這個樣子！

李二混子

我……我……沒醉：我找我姐姐有……有点小事……

齊 賢

你姐姐剛和你姐夫吵過嘴，你要見她她不更生氣嗎？

李二混子

怎麼？姐夫和我姐姐又吵嘴啦：唉！怎麼……：唉！

王 媽

（跑上）可了不得啦！老爺！少爺！這可怎麼着……：

齊 賢

什麼事，不慢慢的說？

王 媽

少奶奶用剪刀自盡啦！

齊賢

怎麼？

王媽

少奶奶用剪刀自盡啦！

齊賢

(搓掌頓足佔着急狀)(方欲跑下被二混子一手抓住)

(朝霞驚極目視二混子)

李二混子

(冷笑)哈哈！我姐姐自從進了你黃家的門，挨打受氣，沒過一天好日子，現在你們又活活的把她治死，好！咱去打官司好啦！(扯齊賢下)

(朝霞悲憤交加，剛欲向內跑去)

老張

(持信上)少爺的信！(遞信與朝霞，下)

朝霞

(讀信)「朝霞學兄：人生是這樣的渺茫，社會是這樣的黑暗，我們的一生幸福，整個的斷送在買賣式的盲目的婚姻制度之下了！脆弱而沒有絲毫抵抗力的我，前途雖有黑暗，朝霞，我現在決意投到神死的懷裏去了！你不要悲傷，要保重你的身體！國難當頭，保重你那千金之軀，爲民族爭生存吧！朝霞，在你讀完這封信的時候我已不在人間了！一慟！你

朝
霞

的愛友慕霞絕筆！

（悲極而狂）慕霞你死了嗎？（哭，注視衣架）（笑）哈哈！你原來沒有死啊！你爲什麼嚇我一大跳啊！（抱衣架，架倒似已明白）慕霞！你真死了嗎？（哭！在衣架上尋得短刀一把，擬自殺）爸爸！媽媽！你們不要悲恨兒子不孝，中途拋棄了你們！早婚的過錯是你們造成的！兒子的生命也是你們斷送的呀！（以刀刺胸倒地死）

（幕落）

三 姊 妹

(折梧)

時代不斷地轉變着，「女性美」的觀點也隨之而異。怎樣才算是「美的女性」呢？像林黛玉的病愁與嬌羞？還是像一班所謂摩登女郎的浪漫與風流？不，時代的洪流早已把她們沖擊過去了！如今，是民族鬥爭的時代！「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因而我們爲着民族的生存不得不要求民族的健全；而爲着民族的健全，也就不得不要求「爲國民之母」的女性健全！因此，我們所要求的新時代的女性，應該具有「健康的美」；一切纏足，病態，束胸，畫眉，搽粉，塗胭脂，穿高跟鞋的有害健康不合衛生的病態的美與裝飾的美，統在遺棄，沒落之列了！

依據着新時代美的觀點，供應着衛生運動的宣傳，編出了這麼一個化裝講稿，名之曰「三姊妹」——實際上就代表了三種不同典型的女性！自然，這篇不成形的東西，爲着技巧上的運用，故事或許缺乏真實性；但須申明的：這不是惡意的對女性的侮辱或宣戰。而是善意的希求着女性美的合理化。

本稿已於本年二月初演於民衆電影院，再出演於三月廿衛生運動宣傳週。

▲ 時

謎樣的現代

▲ 地

新舊思潮交流的某都市

▲ 人

父——李肖沅，年約五十，一個衰弱了的仕紳階級。

客

陳萬敏，年四十餘，認識時代主潮的老教育者。

長女——愛貞，二十二歲左右，具有封建的閨閣的典型女性，代表着病態

的美。

次女——愛麗，二十歲左右，具有享樂的浪漫的典型女性，代表着裝飾的

美。三女——愛健，十八歲左右，具有摩登的革命的典型女性，代

表着健康的美。女僕——張媽，年四十餘，一個富有趣味人生的婦人。

▲ 景

一個雅緻的客廳，台右有門通外面。台正面有門幃，幃後通內室。壁上掛着國畫。台中間放着圓桌，沙發。台左方斜立着一個屏風。幕開時，長女愛貞坐廳內正在繡花，她的打扮純屬大家閨秀的樣式，纏着脚，梳着髻，儼然有主婦風。）

張媽！張媽！

媽（上）嚶！人小姐叫我有甚麼事？

貞 二小姐呢？

媽 聽說到什麼舞場跳舞去了！

貞 又是跳舞嗎？三小姐呢？

媽 聽說到學校裡開什麼會去了！

貞 又是開會去了？他倆個真像個「野馬」！女兒「家」，女兒「家」，可是他倆個這麼大了，一天到晚也不歸家，處理家事的道理一點兒也不懂得。

媽 這真怪太太死得太早一點兒，恐怕二小姐和三小姐就沒讀過女兒經。不然，我想倆位小姐一定會和大小姐一樣地知文達理精明能幹呢！

貞 那倒不見得！不過一個女子倘使真能照女兒經上的話做到了，的確不會像二小姐和三小姐這樣的無規無矩的了。

媽 大小姐，你的話真對，女兒經就是好呢！不瞞大小姐說，我小時候家裡

也有些錢，我也讀過些書，第一本就是讀的女兒經。現在雖然年紀大了，可是還記得幾句呢！什麼「女兒經，仔細聽，早早起，出閨門……」，還有什麼「遇着人，跟着……跟着……跟着奔……」，

（微笑）不是「跟着奔」，是「背轉身」，你記錯了！

媽 貞
嗨，是的是的，我讀錯了！噫，我老了，又隔了幾十年，所以就記不清了！……可是我總覺得這裏面的話真不錯，大小姐，何不請管教管教那兩位小姐呢？

貞 媽
的確，要管教管教才好，可是老爺到那兒去了？

媽 貞
先會有一個陳先生，說是老爺自小的朋友，剛由廣東回來，約老爺出去，不知拜望什麼人去了。

貞 媽
哦，陳先生嗎？怎麼我不知道呢？

媽 貞
好像那時候大小姐正在房裏拾奪東西呢！

貞 媽
是的，現在時候已經快三點鐘了，他們也該回來吃午飯了吧！你還是

媽

到後邊去看看罐兒蹄可做好了沒有？

啊，我倒忘了，老爺是頂好吃罐兒蹄的，別作壞了，讓我去看看。（張媽下，愛貞繼續綉花，次女愛麗上，衣服華麗而時髦，畫眉，搽粉，點胭脂，長筒襪，高跟鞋，手裏拿着錢包，有浪漫風）

貞

二妹回來了，又是跳舞去的嗎？

麗

大姐姐，今天大華跳舞廳的茶舞會才真熱鬧呢！那位有名的舞星黃玫瑰也來跳了一次捷克司舞，姿勢真好！

貞

（不高興的）你也跳的嗎！

麗

我只跳了五次，四次「不羅斯」，一次「却爾斯登」，是那中國大學裏的那位音樂教授李先生陪我跳的；可是累死我了！

貞

（責備）累死你了？不會在家裏休息的？妹妹，不是我說你，這麼大的姑娘，常常跑到跳舞場去像甚麼話？跳舞場就是男女混雜的混賬地方，還要和一些男人抱在一塊兒，豈不是要被人家說長道短嗎？

麗

請大姐別說那些老腐敗的話吧！現在男女社交公開，跳舞也是正當的娛

樂啊！

貞

什麼社交公開！不過是那些混賬的男女拿這話遮遮羞罷了，二妹妹，你別上了當！你想，「男女七歲不同席，不共食」。不是禮記上說過嗎？「些小事，莫出門」「遇着人，背轉身」不是女兒經上說過嗎？可是如今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一班女子胡作妄爲，簡直忘了形！二妹難道你也要和那一些女子學嗎？

麗

（正色）大姊，這是什麼話？你簡直甘心侮辱女子的人格！什麼「女兒經」！不過是些狗男子想藉此壓迫女子的一種工具罷了，這上面的話那裏還能聽得？大姐，你不要看不上旁人，你先看看你自己！纏着腳，梳着髮，整天價足不出戶，外面的事體一點也不知道，腦子裏裝滿了舊的道理，思想也太落伍了，你要知道如今的年頭，是男女平等，爲什麼男子可以出外玩玩，女子就不能出外玩玩？爲麼女子就不可跳跳舞呢？

貞 你看！這些話還像個姑娘說的媽？簡直像個老臉菩薩了！

麗 (冷笑) 哼，「老臉菩薩」？難怪了！大姐見了人就羞答答的紅着臉，恐怕是個「嫩臉菩薩」呢！(看長女手中綉的花)——哼！其實有些人外面像個君子，可是她的心比老臉菩薩的臉還要「老」呢！你看還沒有人來說婆家就忙着綉花預備出嫁了！(怪笑)

貞 (面紅) 死鬼，胡說八道的！姑娘人家就不應該學着繡花嗎？像你們好；家事一點兒也不學，只知道頑兒！

麗 呦！哈哈(笑)大姐真是個能幹的主家婆！恭喜你將來嫁個好丈夫！

貞 二妹，你要死了！誰和你開頑笑！不大不小的！讓你說去，我才不理你呢！(氣到裏面去了)

麗 (看看背影) 大姐真是個到地的大家閨秀呢！(坐沙發上取出粉盒，照鏡子，加口紅。又從手包內拿出幾封信，讀：「親愛的愛麗」，又一封：「時時纏繞在我靈魂中的妹妹」又一封：「親愛的愛麗」又一封：「我思念得

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的可愛的小天使啊！」又一封：「你的眼睛像昭君，你的眉毛像卓文君，你的風雅像玉美人，但他們皆不及你！……」（三女愛健巧巧上，她是個學生模樣，短裙，長襪，藍布或白布短袖上衣，腳底穿着像皮鞋，雄氣糾糾地在次女背後偷看着信，此時忍不住笑了）「她們都不及你」啊呀，好肉麻啊！又是些無聊的男子們的什麼情書吧？（上前搶看）這麼多，給我看看！

麗
（發覺三女後，趕緊把信藏到皮夾子裏去，立起笑着說）有甚麼看頭，反正還不是那麼一些話！三妹，你到那兒去的！

健
我剛從學校裡來！今天學校裏開運動會，可是我因為是學生抗日救國會委員，又到學校裏去開會，討論慰勞前方將士的辦法，所以頭午我還沒到運動場上去過呢！我想回來歇一會兒，吃了飯，再到運動場去，因為我被女同學們推為女生的選手，下午的節目中有我和教職員代表的網球比賽呢！

麗 (聽不入耳) 三妹真是忙，整天價開會，比賽，頭不梳臉不洗地就像個瘋子！

健 那有甚麼關係，我還覺得過的快活得呢！大姐姐呢？

麗 別題牠吧！那個老腐敗！她說我們天天向外面跑，什麼男女混雜啦，什麼禮記，女兒經上的一大套，全被他引證出來了！就像他是了不得的樣兒！可是她才思想落伍呢！纏着腳，小得就像個地瓜兒似的！留着髮，就像墜着一個大蘿蔔似的！她剛才說不過我了，才走到裏面去了！

健 本來大姊也太固執了！我勸她放了腳剪了頭髮，不知說了多少回，她總是不聽！

麗 可不是嗎？她自己不知道是老腐敗，還說跳舞場是混賬的地方，要我不去呢！

健 不過，二姐，跳舞場我也不主張你去！因為現在中國的一般舞場，說不上藝術的欣賞，不過是些舞女變相的被一些男子們玩弄罷了！

麗 健

(強辯)但是，自己有個男朋友去一同跳跳舞，又何嘗不可以呢？

可是未嘗不可！不過，二姐，你該知道，如今是什麼時代？國難當頭，不是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嗎？我們那兒還是心思去和男子們講那虛偽的愛情和做那無聊的跳舞呢！這時候每個人統不應當再醉生夢死地去過那種浪漫的享樂的生活了！

但是，國家自有男人家去救，要我們女子有甚麼用？

女子不和男子一樣嗎？不同是中國人嗎？難道國家只是男子的就不是女子的嗎？女子就沒有用？女子就不能救國嗎？

(腦羞成怒)我就是這樣說，看好！每天忙着開會遊行，不知道日本兵可退走了一個？中國可得救了幾分？像你天天空忙得那樣，不搽胭脂也不搽粉地倒像個小黑狗呢！

黑狗，黑狗比你那種活鬼的樣子要好的多！我不搽胭脂不搽粉，我只要本來的面貌，有什麼關係？本來一個人爲什麼臉上要堆着很厚的粉，就

健

麗

麗 健

麗 健 麗 媽

像一個洋娃娃呢？爲什麼好好的眉毛要把地剃掉，圖上兩道灣灣曲曲的假眉毛，就像兩根大蝦的前鬚呢？爲什麼好好的嘴唇要畫得紅艷艷的就像吃了死孩兒的肉一般？爲什麼好好的胸膛要穿上緊緊的小坎肩？爲什麼好好的脚硬要穿上高跟鞋墊起脚來走呢？這些妨害身體的人工的裝飾，不正和纏足一樣地不衛生，應當廢除嗎？你看像你這樣打扮得花裏糊糙的，穿得那樣奇形怪狀的，那真才像個活鬼，那才真是臭美呢！

(挺上)我愛怎樣就怎樣？你管得着嗎？小東西，你才是臭美呢？

(也挺上)你臭美！

你臭美！你臭美！

(兩人正吵之際張媽上)

(看看她倆)怎麼，二小姐，三小姐，你們又吵起來了？姊妹們相處總得客氣一些，這麼大了，能有幾年在一道兒，不久大家統要把婆家去，各人打散了！何必吵鬧呢？(拖次女)大小姐請你到後面去吃飯呢，說時候

不早了，不能等老爺了！（拖三女）三小姐，你也快到後面去吃飯吧！

（次女三女俱氣氣地到裏面去了！張媽也隨着牠倆欲下，忽外門開父及客謙讓入內，座下）

（回頭）老爺回來了？

敏翁，請坐！

有坐，謝謝！

張媽，倒茶！

是（下）

（四下看看）肖翁這兒房子真雅緻而清靜！

苟簡得很！

（看看壁上的畫）這畫不錯！是誰畫的？

是大女孩子亂塗的！

哦，好極好極！記得我們倆兒小時候在一道兒跳毬子的，如今一轉眼，

倒幾十年了！你總算福氣了！三位聰明的女孩子統長大了。
哈哈，我們看着孩子們很快地長大，也正和我們很快地變成老年人一樣！我們一別也不覺有十多年了！

客 算起來有十二三年了！那時候三個姪女還很小呢，如今該是個大人了！
可不是嗎？你在外邊辦了這麼多年的教育，弟子也該不少了！

客 也有三千多人！不過出人頭地的倒不多見；只有那何克軍，就是剛才碰到的那個青年人，他本是廣東人，先在廣州中學念書，無論功課品行，爲公共服務的精神，各方面都很好！後來他入了軍官學校，如今畢了業，做了許多事業，可是他從不參加內戰，是到熱河那邊幫助義勇軍打過日本鬼子！很有犧牲的精神如今他還沒結過婚，因爲他前回寫信和我說如今女子合乎他的理想的太少了，所以還在慎重地擇選着！我也常常替他物色着，肖翁這邊不是有三位小姐嗎？也很想替他們說合，不過我不知道這邊三位小姐可已經說了親沒有？所以沒敢冒昧地說出來！

父

三個女孩子倒全沒談親事！只是三個女孩子各個性格不同，不知怎樣才

能彼此合意！如今兒女大專，父母是做不得主的了！

這我倒有些把握，只是三位小姐多年不見了，何不請她們出來見見呢？

（此時張媽提茶壺上倒茶）

父

我先會就想叫他們來見見，我也常常在孩子們面前談起你，他們也一定

盼望多年不見的陳老伯呢，只是先會怕他們已經出去了！（見張媽）怎麼

到此刻才把茶送來！

因為爐子上水沒滾，我在侍候小姐們吃飯的，所以遲了！

三位小姐全在家媽？

在家，在家，正吃飯呢！

請三位小姐出來，就說我回來了，要他們來見見陳老伯！

是！（下）

父

媽

父

媽

父

媽

我的大女孩子對於家事倒很能個操作，自從我內人去世以後，家事全由

她主持的。

客 父 是，是，一家的家事頭緒紛繁，能夠應付裕如，可不容易！二小姐呢？可是二女孩子剛和她大姐的性格相反，不長於家事，但是很大方，很能

趣時！

客 父 二小姐在那兒讀書？

客 父 自從去年暑假在中畢了業就沒升學。只在家裏自修，他最愛音樂，還想繼續地再進一個藝術大學！

客 媽 那真是再好沒有的事了！

客 媽 (上)老爺，大小姐二小姐馬上就來，三小姐吃了飯就要賽球去，吃了飯再來！

客 媽 (說着，次女，長女全上，張媽下)

麗 貞 爸爸回來了！(見客低頭，面紅)爸爸叫我們有什麼事？

父 來！快見見陳老伯，就是你爸爸常和你們談起的自小在一道兒的朋友！

陳老伯是教育家，你們以後應該多多請陳老伯指教！（對客）這是大小姐，這是二小姐，（長女次女對客各鞠一躬）

陳老伯！久仰久仰？

麗

（次身）客氣客氣！（對長女）大小姐真能幹，聽說終天在家裏主持家事！

（面紅）承老伯誇獎，這不過是女子應盡的唯一責任罷了！沒有什麼稀奇

貞

客

（細看全身）唔，大小姐真古道，難得！難得！聽說大小姐國畫很好！何不到學校裏讀讀書呢？

父

這我會勸過她，不過她覺得如今的學校裏男女混雜，所以甯願在家裏自習，不願進那學校！

客

（一笑）所見也對，也對！

貞

爸爸，陳老伯用過飯了嗎？可以在咱家裏……

客

騙過騙過！

父 剛和陳老伯在外面吃過，不用了！

貞 那麼，請老伯坐一會，女兒到後面還有點小事，失陪了！（上）

客 請有事！

麗 陳老伯真是客氣！陳老伯是教育家！我常常讀到老伯的文章很佩服的，

只恨沒有見到罷了！老伯，這回回來可以常住在此地了吧？

客 哦！我還得到廣東去！聽說二小姐愛音樂，是個藝術家呢！

麗 老伯過獎！不過我覺得人生應該享樂的，生活應該有調劑的！所以隨便

弄弄音樂，跳跳舞罷了！

客 （訝然）哦，二小姐還會跳舞，是學校裏黎明暉派的舞？還是舞場裏的交

際舞？

麗 都喜歡，不過交際跳舞得多一點！因為跳舞也是交際場中不可少的一件

事！

客 是的，我只知道二小姐是個藝術家，那知還是個交際明星呢！

父

(見話頭不對)這孩子就是態度大方，好，愛麗，你到後面看你三妹飯可吃過沒有！

麗

是，陳老伯，失陪了！以後有空隨家父再去拜望老伯吧！

客

不敢當，不敢當！(次女下)二小姐真活潑，和大小姐可不同。

父

緣是，我的大女孩子脾氣和如今一般女子可不同一點！一切行動，總是遵守古訓，依從三從四得的思想，只是見人靦腆點兒罷了！

客

像大小姐這樣，能操家事，舉止安詳，不失為大家閨秀！哈哈！(笑)

真可算是「當代的古人」！的確難得！不過我看大小姐，走路不便，恐怕還纏着足吧？這不免是美中不足！肖翁，咱兄弟倆是無話不說的，可是那何君是個愛時新的少年，像大小姐的性格，似乎新舊兩異！哈哈！

父

(聽言變色，旋又和顏說道)何少爺是個愛時新的人？那麼，大女孩子的確不行！可是我二女孩子倒好趨時。就是好跳跳舞，別的嗜好倒一概沒

有！

客

自然，一個人總有個嗜好，不過你我也非外人，二小姐雖然長於交際，確是個新人物，不過裝飾這樣的漂亮，臉上鬪得像洋鬼子似地，脚上穿着高跟鞋，似乎太時髦一點！這樣的性格，恐怕那何君也是高攀不上！

父

好說好說！這不打緊，如今兒女的大事須合他們自己的意思，性格不投也是不能強勉的！那麼，（不快之感）敏翁這杯喜酒是喝不成了！

客

怎麼？肖翁不是還有個三小姐嗎？

父

那三女孩子恐怕更難如理想了！雖然他做事能吃得苦，可是牠終日的野似地馬在校學裏勺勺跳跳的，無論相貌，裝飾，全不及她倆個姐姐了。

客

娶妻娶德不娶色！肖翁雖老，腦筋似乎很新，爲什麼想到這種地方去吧！

父 不是，知子莫若父，我是說的實話！

客 那不打緊，我想三小姐既不和兩個姐姐相同，也許正是個理想中的人物！還是請出來……

（說着二女出，拿着網球拍預備出去，見父與客）

健 爸爸回來了……

父 你到那兒去？

健 到運動場去，今天學校裏開運動會，我被選為女生網球比賽的選手呢！

父 哦！你先來見見陳老伯吧！這是陳老伯！你爸爸常和你談起的！

健 陳老伯（鞠躬）

客 哦，三小姐！（細細打量）好一個體育家！

健 老伯過獎了！我不過喜歡隨便的運動運動，強強身體罷了。因為中國女子的體質太弱，這實在是一種羞恥！

健 客

所見極是！三小姐真是樸素！你看身上穿的多麼沉靜！

因爲平日不喜歡打扮！我覺得穿衣只要擋擋寒遮遮風就好了！又何必穿得漂亮呢？皮膚上只要乾乾淨淨的就好了，又何必搽胭脂摸粉呢？

健 敏

難得三小姐這樣通達！見識實在是超人一等。三小姐，學校裏功課忙嗎？忙得很，並且如今爲着抗日救國的工作，課外的事體更忙！

健 客

貴校有什麼慰勞前方將士的表示嗎？

健 客

有的，今天上午學生抗日救國會議決，決定送出棉衣一百套，由我們女同學做的。並且還買些食品！

健 客

貴校女同學真是熱心救國，比那些男學生還要值得佩服！

健 客

救國本來是人人的責任！不分男女的！能放槍的應當到前方去殺敵！不能拿槍的就要在後方做一種有效的工作！救國是要大家分工合作的！不過現在有些男學生太沒勇氣罷了！敵人才打下榆關，大家就鬧着罷考，散學！這種行爲不過是十足地表現他們的胆小，怕死，只知個人苟且偷

安，不能真正爲國犧牲罷了！可是我們校裏女同學比他們的膽子却還大得多呢！

客 (從心眼兒佩服，只大喜笑)三小姐罵得痛快！足見三小姐是個中國英雄，現在三小姐還有什麼事嗎？我很想多多領略三小姐的高論！

健 陳老伯太客氣了！孩子們在老伯面前說話太放肆一點兒！還請原諒！我也很願意常常請老伯指教，不過停一會就到我比賽網球的時候了！現在我要去了！請老伯稍坐一會兒，再會。

客 好，三小姐有事，可以請便！不送不送。(健下。此時父見客與三女講得投機，漸由躊躇的表情易爲喜悅的表情)

父 (微笑)這個孩子對於家事和公衆的事體統能做，能吃苦，就是粗俗一點。

客 好，有志氣！肖翁，你又想錯了！長的粗俗不粗俗有甚麼關係？這粗俗正就是她的唯一的好處！如今的美人，不應當和林黛玉學，也不應當和

一些浪漫的女明星學，應當和你三小姐學才是！

（此時大小姐二小姐，媽子逐一上，在屏風後偷聽）

這話簡直把孩子捧上天了！

父 客

這不是我瞎說，也正是何少爺曾和我討論過的！他說代表病態美的閨閣小姐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如今的婦女，不應當只做個家庭中的人，要做一個社會的人了！纏足和梳髻的女人是不要的，同樣，在國家危亡的時候女子也應當擔負起為大衆救國家的責任，不可過那個人享樂的生活！什麼圖眉毛，點嘴唇，穿高跟鞋，束胸，跳舞，賭博，吸菸，喝酒的代表着裝飾美的浪漫女子，也是不需要他！如今中國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活潑，自然，耐勞，吃苦的代表健康美的女子！所以我說像三小姐才是現代的美人！也就是理想中的摩登女子了！

哈哈，敏翁的見地真新！還有這麼一片大道理！

這不是我的議論，却就是何君的高見，我不過販來述述罷了！所以我說

父 客

父

這杯喜酒我可以吃到嘴了，哈哈！
我說，敏翁這杯喜酒不是容易吃到嘴的！還得去和何君商量商量，我這方面，兒女大事也得徵求她自己的同意，她還在求學時代，也許不願談什麼婚姻問題。

客

當然當然，我也不主張他們現在就結婚，只是先介紹介紹她倆認識認識！做個朋友，婚事自然還是以後再說！

父

（想想）這也行！

客

最好此刻我去找何君，到學校裏去參觀你三小姐打網球，這不是頂好的機會嗎？

父

哈哈，敏翁真有趣，倒像個智多星呢！哈哈！

客

好，現在我就告辭了！（起身）

父

再坐一會兒不好嗎？

客

不坐了，機會不可失，哈哈！

(父客全下)

(此時長女掩面微泣從屏風後出，次女亦睡頭喪氣的出來，張媽更喜笑地隨其後，次女見長女，不覺驚慚)

大姐，你在這兒做什麼？

二小姐，你在這兒做什麼？

(板起面孔)張媽，你在這兒做什麼？

(微笑)我在這兒偷聽人家說話呢！你們呢？姑娘人家也偷聽人家說話嗎？

貞 (含羞)張媽，你胡說的什麼？(下)

媽 (拖着次女)大小姐纏着腳没人要了！你呢，二小姐呀，以後不要再穿高跟鞋，畫眉毛罷，不然，也就找不到婆家了啊！哈哈！

麗 你管我呢！(逃下)

媽 (想容人的話)哈哈！像三小姐才是現代的美人呢！哈哈！(追下)(幕落)

編輯餘談

爲了要化裝講演稿第四第五兩集同時出版起見，我們是找兩家印刷局同時排印的。這兩集編印的來由，在第四集的末尾已略略談過。至於內容呢，在這裡願意本着我們排演的經驗，向讀者及演者簡單地說幾句。

第四集的七篇稿子全是關於抗日的。無論其態度爲教訓爲諷刺爲表現，皆含有強烈的刺激性。趣味最濃厚的自然是誰的責任與一走了之，不過不容易表演，而且情節不適用於鄉村。最易使人了解引人同情的要算自衛一篇。還有一篇悲壯雄偉的中華民族的祖母業經排好，爲篇幅所限，又抽了去。

第五集共八篇，看誰用着誰不識字的苦快樂之鄉三篇是勸人求學識字的。南轅北轍是表現現教育之失敗的。三姊妹是提倡健康美的。歲歲平安是破壞舊年禮俗的。誰的過錯是攻擊包辦式婚姻制度的。春天的冰是拿流離失所之難民與醉生夢死之資產階級對照的。其中以歲歲平安一篇打破了舊有的格式，把舊劇的腔調裝了進去，頗能增加觀衆的趣味，但是很不容易演。易表演而又爲城市鄉村各類民衆所共賞的要算看誰用着誰了。近來時常聽到遠處近處有人表演我們底稿子，我們十分歡迎。不過我們更想知道各處排演的結果，不論是成功與失敗。如果有人肯根據排演本稿的經驗，多多指出我們底錯誤，或者告訴我們今後編稿應走的方向應取的材料，那就感激不盡了。

廿二年三月九日午後。